

# 大學論壇

University Tribune

第卅三期

出版者：南洋大學學生會

編輯者：南洋大學學生會出版部

〔新加坡裕廊律南洋大學〕

出版日期：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卅一日

定價：每份二角

承印：光華印務公司

## 星馬教育問題專輯

南大畢業生同學會

### 為華校新生人數減少問題

意見書

### 呈中華總商會教育小組

編者按：自華校新生人數驟然銳減的消息傳開後，已備受各方注目。中華總商會曾於日前召開會議，研究其根源及對策。南大畢業生同學會有鑒於事態重大，特就此事向總商會教育小組呈交意見書。相信此份意見書將成為該教育小組的重要參考資料。

#### 一、前言

自從華校新生人數驟然銳減以後，普遍引起熱愛民族教育人士的極度關懷，大家都對今後的民族教育前途感到憂慮。因為這不僅是民族教育正面臨危機的一個訊號，而且也一再反映民族教育並沒有在「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政策」底下受到實惠。

鑒於貴會在過去對民族教育維護備至，成績斐然，且欣聞貴會於今年十二月初會就明年華校新生人數減少的嚴重問題提出討論，並撥交教育小組進行全面研究，俾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從而提出切實有效的補救辦法。這是貴會秉承先前維護民族教育精神的良好表現，亦足見貴會重視此一問題之一斑。

南大畢業生同學會為克盡維護民族教育的天職，遂決定將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繕具為意見書呈交貴會教育小組作為參考。相信貴會教育小組諸公必能獨具慧眼，為新生人數減少的根本原因，尋求科學的結論，並提出有效的補救辦法，使民族教育能衝破重重危機，向前發展。

#### 二、華校新生人數減少的真正原因

當還未表達我們對於至要問題的意見之前，我們願意對於那些有礙於尋求問題的癥結的一些錯誤言論進行必要的糾正和批判。

目前，有些人似乎正在避重就輕，有意無意地將學生人數減少的原因歸於學潮的發生，這是值得商榷的。

到底學潮是不是造成華校新生入學人數減少的因素呢？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星馬不論在殖民地時期或是進入自治或獨立的時代裏，所謂學潮並不為華校所獨有，華校並非唯一受影響者。1954年馬大學生不是因「華惹」事件而發生了學潮嗎？星馬英文學校不也同樣發生過學潮嗎？本邦芽籠馬來女子職業學校不也一樣爆發了罷考事件，這些學潮都發生在非華校，特別是發生在英校，為什麼它的教育卻不斷飛躍發展呢？

第二，華校自1951年到1954年間，甚為安靜，並無什麼學潮發生，為什麼學生人數的發展却是靜止的呢，讓我們引証下列的數字吧：

年度	華校學生人數
1951年	75,975人
1952年	74,104人
1953年	79,272人
1954年	81,605人

再從1955年到1959年這一時期來說吧，這期間雖然發生了好幾件大學潮，例如1954年的「五一三」事件，同年的學生大集中，1955年的「九一八」事件，

但華校學生人數的發展却不是靜止的，而是向前的，這該作何解釋呢？這個華校學生人數向前發展的事實，同樣可以引用下列資料來證明：

年度	華校學生人數
1955年	94,244人
1956年	108,490人
1957年	1173,74人
1958年	129,155人
1959年	140,231人

第三，淡米爾文學校一向並無學潮發生，為什麼淡米爾文教育的發展也是萎縮不前呢？

其事實如下：

年度	學生人數
1947年	919人
1950年	1,486人
1952年	1,205人
1954年	1,465人
1956年	1,256人
1958年	1,399人
1960年	1,233人

所有上述這些事實都充份證明學潮的發生根本與學生人數的增減毫無關係。這是我們在探尋新生人數減少的真正原因的時候所應弄清楚的問題。

正和學潮論者一樣有害，又有一些人還把華校新生人數減少的責任推給家長，說什麼家長因為英校「安寧無事」，「情愿將兒女送入英校就讀」，這種只見現象，不見本質的見解，同樣也是錯誤的，到底為什麼家長送他們的子女到英校去就讀呢？這完全與政府大力擴建英校，全力發展英文教育有關，政府不僅從升學的系統上為英語源流的學生具備了優越的條件，即在政府服務部門，也處處偏愛英語源流的畢業生，這些生活中的現象自然要使一部份家長忘却了學習母語的重要意義，而落入「唯英語至上」論的圈套，成為這論調的俘虜。

既然學潮不是造成華校新生人數減少的因素，而家長的決定只不過是政策派生出來的現象，同樣不能算是原因。那麼，華校新生人數減少的因素又是什麼呢？它的根本關鍵在那裡？這些都值得我們從根本上去探尋其究竟。

先從政策說起，現任政府在其教育政策上，一向強調各民族教育平等的政策，一如一九五五年總督向新加坡立法議院提出的「教育白皮書」所宣示的那樣：「政府深信其教育政策應基於對新加坡四種主要文化之平等尊重。」這個即使在殖民地時代也強調的「平等」政策，對於長年以來，備受壓抑的華文教育來

說，已不是新鮮。政策好像是平等，為什麼英語教育的發展却是一枝獨秀，遙遙領先？英語源流的學生也與年俱增，高居第一，而華文教育却停滯不前，新生入學人數却是尾隨不及，瞠乎其後？這不是很奇怪的現象嗎？

在這個問題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日星洲日報社論曾經這樣評論道：「自從一九四八年殖民地時代的政府與當局頒佈『十年教育計劃』以來，提倡英文教育不遺餘力，對於華巫印等方言源流教育，名為輔助，實則驅入末流。所以，十餘年來，除了英校一枝獨秀，華巫印等方言學校無不相形見拙，日趨退落。」

這個論斷，真是一針見血。而今天政府儘管宣佈平等對待各民族源流教育，然而對於「提倡英文教育」不正是「不遺餘力」，而對於華文教育更何嘗不是「驅入末流」？要不然為什麼政府正傾全力發展英文教育，而對華文教育却處處限制呢？根據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僅在一九六〇年，政府新建的英校就多至三十一間，而華校一共只增加了五間。這個事實怎能和平等的政策相稱呢？

政府這種過度偏愛英文教育的政策如果不迅速加以必要的糾正，要人們繼續相信政府實行「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說法，實在是不可能的。

星加坡大學的商業法講師巴多羅摩先生今年十月底在本邦聯青社演講英語的存廢問題時，已經這麼說過：「殖民地語言（英語）是殖民地制度的殘餘，它當然應該取消。」如果這種「殖民地語言」（英語）「不加以取消」，不加以適當的調整，本地母語教育（各民族教育）將必然難於發展。這不僅華文教育為然，其他語文教育也不能例外。

前面第二部所引淡米爾文教育歷年學生人數的停滯不前，足証淡米爾文教育在目前，乃是處於苦難境遇之中；此外，馬來文教育的發展也是極其緩慢的。例如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二年間，馬來文教育根本無甚發展，歷年新生保留在六千到八千名之間，而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〇年間，馬來文教育的學生每年只增加到一千到二千多人。從這些事實也証明了所謂積極發展馬來文教育，提倡國語運動，並沒有什麼令人滿意的成就。反觀殖民地語文（英文）教育，其發展的銳勢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還是讓我們看看官方公佈的數字吧：

年	英校間數	學生人數
一九五〇	一三二	四九,六九〇
一九五二	一四八	六三,三八六
一九五四	二〇六	八四,四〇八
一九五六	二六九	一一二,五七五
一九五八	三三六	一四五,三六二

（下文轉入第八版）

# 馬來語文教育何去何從？

· 伊民 ·

如果說在1960年當各界正在熱烈討論達立報告書的問題時，有一批高據要津的顯貴之士對民族教育所表現的態度是耀武揚威和傲慢無理的話，那麼，到了上個月馬來小學語文教育調查報告書發表之後，其中所揭露的事實却撕破了他們虛偽的面具，叫他們驚慌失措和尷尬不堪。

## 驚人的事實

這報告書是由一個調查委員會所提出。他們是一批以阿敏奴丁為首的政府官方人士及教育工作者，在當局的委派下，負責查究馬來學生中學入學考試及聯邦初級文憑考試成績低落及只有少數學生升入馬來中學的原因。由於這是屬於官方的組織，對於某些本質的，有失上面面子的問題總是略而不提，或者是含糊其辭，敷衍過去。可是從長篇累牘的，紊亂的報告中，倒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傾吐出許多未為人所知的驚人的事實。

根據官方所提出的統計數字，1957年（即馬來語文教育有中學入學考試的第一年）及格的人數是兩千五百人左右，佔總數的37.7%，第二年參加的有一萬三千多人，也有35.2%的學生及格，到了1960年，參加的數目驟增了一倍，及格的却是區區可憐的5.7%，1960年也只有7.6%，換句話說1961年的馬來中學一年級學生不及英校的五份之一。

再看另外一個統計表吧，按照進度，1955年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到了60年都應該是小學六年級了，55年的馬來小學一年級生是87552，到了六年級是55428，其中所減少的36%左右的學生可能是留級或中途離校，其餘剩下的只有7.6%可升入中學，可是英校却以14668的數目激增到34252，多了一倍有餘，毫無疑問，這是因為英文教育在我國所處的優越地位，致使其其他民族教育的學生不得不中途轉唸英校。

夠了，兩項粗略的數字，前者說明馬來教育因其內在困難和先天不足的缺陷而使到能升入英校了的馬來中學的小學畢業生寥寥無幾；後者則顯示出當前受到政府加倍照顧和偏袒的英校，正是馬來學校競爭對象，如此一方面英校，一方面是爭奪，將本來已是一息僅存的馬來教育致於死地豈不是指日可數的事？這實在是能夠說明馬來教育現階段上所處的惡劣與危急的困境。所以阿敏奴丁報告書焦急的表示，「這種現象是令人非常憂慮的，倘若不加改善的話；則國語教育的發展將是不堪設想的。」

##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呢？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呢？這是公眾人士所十分關注的事，也是報告書所要研究的課題。當然，如果真正要解決和改善馬來

教育所面對的困境和難題，則必須全面研究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根源。報告書說：「這基本上是獨立之前的腐朽政策以及這幾年來對教育制度一再更改所致。」殖民地教育政策，這是幾年來人們所共同得出的結論。殖民地當局所推行的是不利於殖民地人民，而有利於其自身的教育政策，它一貫的目的是英化和奴化各民族教育，在形式上和內容上剷除一切民族意識。獨立後的我國人民皆一致舉頌稱慶，殷切期望這種教育的毒府能夠儘快加以剷除，可是五年來，這樣的希望終於落空了，民族教育的危機越來越深重，不能得到當局的資助而迅速發展不用說，還要面對變本加厲的變質的危險。獨立後所頒佈的惡名昭彰的達立報告書以及其他教育政策，皆一意圖窺制民族教育的發展，促使民族教育的改制（變質），即使是馬來教育，雖然不敢明目張胆地貼上英化的標頭，可是它所遭遇的，還是殖民地時代的老問題——真正馬來民族教育的受到忽視和在馬來教育界推行英化政策。這種謬悖的殖民地教育措施，除了得到一小撮自甘墮落之士所支持外，一直是各族人民所口誅筆伐的對象。阿敏奴丁報告書對這樣的一個事實所做的結論，只對了一半。今天馬來教育所處的現實環境和十年前無所差別，而更奇怪的是所檢討出來的結論也是同出一轍。我們覺得三言兩語，一筆帶過就算是交代了，這不是根本的辦法，相反的應該是事實求是地，深入地究尋它的根源，謀求解決的辦法。同時當局也必需做出相應的努力，改變過去執迷不悟的態度，全盤檢討其錯誤的施策，誠心誠意解決難題，排除民族教育的危機！

阿敏奴丁報告書最大的缺點是等量齊觀地看待所有的問題和現象，羅列出許多事實、例子，把它當作公眾人士的意見，完全不加分析、綜合，這不只使到讀者感到紊亂，而更加上其論點之錯誤，所引出來的許多結論也就主次不分，並且失去正確性。根據我們的研究和歸納，造成馬來教育奄奄一息的主要原因有三：

## （一）摧殘歧視民族教育的政策。

1956年拉查報告書說，我國的教育政策是要建立「一個全體人民皆能接受的國家教育制度，此制度將能滿足人民的需要，並促進他們的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發展，以達到一個以國語為國語，同時維護及協助居住本邦的其他民族之教育及文化之發展的國家。」這是我國全體人民能夠接受的綱領，以國語為國語，從來沒有人對此持有異議，但是幾年來，所謂全體人民皆能接受的國家教育制度並沒有建立起來！相反的，1960年的達立

報告書竟然違反此種精神實質。首先是聯合邦的華文中學面臨了不合理的改制，中學的教學和官方考試媒介必需是官方語文中的英文和巫文，根據目前的情況，巫語的水準是無法在短期間得到迅速提高，剩下來能獨佔鰲頭的只有英語，如此一來，華文中學除了走向英化外是別無其他途徑，這種立意消滅華文教育的不平等政策，是各民族有識之士所不能接受的。或許有人會說這是為了發展國語，推廣在人民之中的使用，姑不論這種作法是否符合「維護及協助本邦的其他民族之教育及文化」的精神。可是，無論以馬來語文教育政策或是幾年來的事實來看，這樣的說法是立不住腳的。聯邦政府曾不斷聲言要發展馬來教育，甚而將國語教育推崇為各民族教育之至高無上者，姑不論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可是我們不禁要問：具體發展國語教育的計劃政策在那裏？最低目標和長遠目標是什麼？如何實施？……這都是無法從政府得到解答的疑問。我們不得不遺憾的指出：獨立到現在的馬來教育根本是無所進展。目前，馬來教育（除個別師訓學院外），只達到小學七年級，報告書還說，「有一大批的教師還是只有小學六年的資格而已」，至於中學，是附屬於英文中學裏，連那一直成為人們矚目對象的阿都拉曼中學也可憐得很，需要用英文作媒介語，這種情況，要建立以馬來語為學術研究對象和媒介的大學，更是遙遙無期。以教育觀點說，沒有一貫的，完整的系統，背離大力發展民族教育的路途，就不能有健全的教育政策；同樣的，固步自封，不敢向鄰國的先進教育學習，一心繼承殖民統治者舊政策的衣鉢，也一樣不能取得顯著成績。

其次，以報告書所揭露的事項中，可以發現馬來語文教育幾年來是嚴重的遭受到忽視，雖不至於像華印教育之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中，可是其處境也是夠悲慘的。

以師資一項來說，報告書揭露從戰後馬來學校發展看來，到今天馬來小學生的數目增加了約三倍，而受訓的數目却遠跟不上這種發展。1961年，馬來小學生共有五十萬名左右，受訓的教師只有一萬二千名，加上47.6%的未受訓教師，才能勉強維持下去。由於物質條件和環境的差異，許多學校彼此之程度還是相差懸殊，如城鄉比較起來，鄉村小學的設備簡陋異常，教師幾乎都是未受訓者，更加上各班級學生年齡和數目參差不齊，使到教學環境非常惡劣。報告書指出，差不多有650間學校的教師需要在同一時間內兼上兩班的課，使到教學工作無法順利進行；另一方面，城市裏的學校，擁擠不堪

，50個學生擠在狹窄的，設備不足的教室中，不能得到充分的照顧。目前師訓制度的缺點，不只是訓練的教師不足以應付需要，而且也表現在其源流的混雜，所有受訓的教師來自五六種不同的師訓學院，更驚人的是竟然無法用馬來語教授他們所學的知識。其教學法也是驚人的落後，學校的教科書無法充份利用；一般教學過程，填鴨式的教學法最為普遍，學生很少作筆記，繪地圖，作圖表或課文摘要，如學生能死背和熟記就算是成功的教學法了。由此可見，馬來師資訓練，無論是從質或量上講，都沒有長足的進展。

當局口口聲聲要大力發展馬來語文教育，也許已經提供了許多設備和完善的校舍吧，事實却不然，教學不足教具缺乏，工具短少，圖書館設置不良，這是普遍的現象，而學校建築也非常糟，請看報告書的一段令人心酸而憤懣的描述吧：「現有的建築大部份是舊式的，擁有一間用木板，木塊或木片建成的大房子；有的還搭了空之類的附屬建築；由於過去沒有桌子和椅子，學生們都席地唸書。」此外一般都沒有盥洗手間、餐廳、完善的操場等。毫無疑問它的結果就是擁擠，吵雜和混亂，試問教師如何能提高教學的水準，學生又怎能安心向學呢？

以上所提的馬來教育界所存在的令人不滿的情況，不過是其中之舉舉大者，還有許多如爪威文與羅馬化文字同時兼教之不統一現象，自動升級制度，拼音法不統一，課本不依據進度編纂等等真是不勝枚舉。這本來是一些很久就存在的，然而却可以設法克服的缺陷，有關當局是可以根據行政程序，撥款資助，甚而是學習先進國家的教育方針（不是英化）來消除和彌補的。校舍破舊，課本不足，拼音法不統一，以政府財力人力來說，是不難解決的！然而，獨立五年後的今天，落後，紊亂仍和馬來教育結下不解之緣，這說明了有關方面口頭上高談闊論要發展國語教育，以此為綱，窺制其他民族教育發展，實質上却讓它處於自流狀態，完全沒有誠意要促進我國的馬來語文教育事業的發展。當局對待華印教育是這樣苛刻和嚴厲，對待馬來教育又是這樣懶散和疏忽，這就不難得出一結論：所謂發展馬來語文教育不過是用以打擊其他民族教育的幌子，真正成為我國教育事業中的寵兒的倒是一路來受到殖民地統治者優先扶持培育的英文教育。我們必須嚴正指出的，這種摧殘民族教育的謬誤政策一天得不到糾正，我國的民族教育事業就一天不能發展；並且這不僅不利於華、印民族教育，對馬來語文教育也將是殆害無窮！

## （二）英語至上的政策

馬來亞百多年淪為英國殖民地，統治者挾其政治勢力之兇鋒，將含有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的政策強施於我國，故而無論是文官制度，文化教育制度以及宗教問題等，皆與此宗主國有密切之關係。英語教育就在這種情形下，成為我國教育事業中的一枝獨秀，它不屬於民族教育而凌駕民族教育之上，近幾年來，更因當政者之偏好與短視，英語教育正在逐漸蠶食和取代其他民族教育。姑不論聯邦的華文中學在強制改制後遭受英化的嚴重情形，就以被削各語文教育的中堅的馬來教育為例子吧！我們所看到的馬來教育界也有這種不良的傾向，校政，教學法，教材等都與英校有太多的共同點，這種共同點，與其說是吸收英校的優點，毋寧說是抄襲英校的制度，到目前為止馬來亞還沒有一間真正的馬來中學，能夠用馬來語為媒介語教授各種科目與課程。甚至是小學，根據委員會之調查，有許多新的教師，由於他們受訓時所用的媒介語是英語，所以在教工藝等專科課程時，無法應用馬來語為媒介。報告書甚至表示驚異，大部份的學生對考題內容未能充份領會，以致答非所問。這固然是由於這些學生語文水準太低，然而，其中的更可笑的現象就是考題的英語化，將考題從英文課本勿命吞棗地翻譯過來，變成非牛非馬的東西，全然不合馬來語語法和表達方式。這不啻是我國教育事業中一個典型的可悲事實。

在師資方面，我們已說過，馬來教師的受訓制度是不統一的，教師來自不同的學院，程度，教學法皆不同，更嚴重的是除了少數悠久的學院，如蘇丹伊德里斯學院，馬六甲女子師資學院以外，大部份的師範班中，英語是成了重要工具。直到現在，馬來亞還十分倚重於設立在英國的師資學院，像這樣訓練出來的教師能熟練地用馬來語教學也算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也許有人會狡辯說馬來語完全無法用以訓練教師，那麼印尼教育事業的突飛猛進的例子該是件神奇的事蹟！這正說明某些人對舊教育政策仍然依依不捨，執意要使它回魂復活，却不敢也不願大力發展國語教育。

為什麼很少馬來學生升到中學去就讀呢？其中出路問題是值得密切注意的。由於畸形教育制度發展的結果，我國知識份子的出路，除了教師以外，就局限為書記，公務員的範圍內。舊時代的官方語文是英語，在行政工作中，傳達指示用英文，對外往來函件也用英文，而公務員彼此間的交談也用英語，這種情形使到除受英文教育者的出路較寬廣以外，其他教育源流（包括馬來教

（本文轉入第三版）

(本文接自第二版)  
育)的學生就無此得天獨厚的機緣。許多馬來知識份子甚至譏諷受馬來教育者只有做差役的資格(在馬來文學中,類似的題材是屢見不鮮的),這樣的現實是值得令人正視的。獨立以來,官方語文增加了馬來語文一項,據報紙的報導,在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中,逐漸增加馬來文的應用,路牌,通告,公文等有用馬來文書寫或英巫文兩者兼而有之,不過,就現階段說,馬來語文在政府機構和對外往來文件中不是主要語文是無可置疑的,當局也沒有信心改變這種現狀,連對外國的公報或協定,也都以英語為根據,一份馬來文的副本只不過是陪襯物而已。這種情形,即使有任何馬來學生要應徵工作,多需要兼有英文的知識,所以許多家長(也包括一些華印族人士)索性讓他們的子弟受英文教育。

有的人這麼說,送子弟到英校唸書,是因為出路多,是家長們自己甘心情願的,這怨不得當局。殊不知家長們存有這種想法,純粹是客觀事實的反映,要是政府扶助各民族教育,使之與英校有同樣優良的條件,學生就讀時費用不太多,並且不歧視各民族教育的學生到政府機構中工作,試問那個有民族感的人士不願讓自己的子弟先受母語教育呢?可見這種倒因為果的說法是企圖混淆黑白,不分是非的。

目前,英文教育在我國的推行,受英文教育者的自成一廣大階層,這是不能抹殺的現實,我們提出反對以英語教育去取代或同化民族教育,不是意味着要求消滅英文教育,或是貶低其使用價值,相反的是反對英語至上的政策。我們認為,學習任何一種語文,受那一類教育,人民有權作自由的選擇,我國的憲法中也有明文的規定。所以,在解決這個矛盾時,就應該根據客觀環境的存在和需要,以國家利益為重,大力發展民族教育,而在揚棄英語至上的政策的同時,對英文教育做到適當的照顧和扶助。

### (三)貧窮和無知

馬來民族的貧窮問題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我國各民族同胞,由於長期的殖民統治和剝削的結果,除少數上層份子外,都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往往連起碼的生活都不易維持,遑論送子弟到學校唸書。在全體有職業的馬來人當中,有四分之三是種稻和捕魚的,而據調查,東海岸的漁民的每月收入不足五十元,絕大部份是不會超過一百元,像這樣朝不保夕的生活,怎會有能力供其子女受教育呢?除了漁民以外,我國的膠工,礦工和稻農等的生活也是非常痛苦的,文盲的百分率很高,他們一向被統治者視為愚民的一羣。

我國獨立已經五年了,這並未曾給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帶來重大的變化,當局絕口不談殖民主義,對於提及殖民主義在我國殘存事實的人,則必視之若蛇蝎,

不加攻訐討伐,不足以稱其心願。然而現存的事實却是確鑿的鐵証,我國的經濟形態仍然是單元的原料生產的殖民地經濟,而反映在其上的也是帶有濃厚殖民主義色彩的教育制度,這是人們所不能否認的事實。所以在各階層人民中,最貧窮落後的是原料生產和糧食生產的工農大眾,他們自己身受文盲之累,却眼看自己的子女也要走上同樣的道路,這是非常不合理的。這次阿敏奴丁報告書指出,家長們沒有能力提供其子弟到較遠地區就讀時所需要的車費,有者不清楚子弟們繼續求深造的重要,於是委員會建議推行火炬運動,向家長們宣傳受教育的的重要性,並且減少不必要的雜費等。這又是一項錯誤,把貧窮和一些家長的無知相提並論只有混亂問題的本質,在這裏,貧窮才是決定性的因素。因家長們文盲而歸咎其無知是錯誤的,事實上倒是有許多家長因苦於文盲而希望自己的子女多唸點書,只是無能為力而只好讓他們中途輟學。推行火炬運動,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今天,消極的步驟,當然是取消多餘的雜費,實行免費教育,提供有利的條件讓各民族子弟可得更多受教育的機會;積極的步驟却是改變單元原料生產的經濟形態,提高勞苦大眾的生活水準,制定有利民族的國民經濟政策。僅僅提出幾個權充門面的發展計劃,還是無補於事的。

### 對教師的指責

報告書公佈以後,最迅速反

應是來自教師們。一般教師團體的負責人都表示關注其中所揭露的現象,希望政府能重視這個問題。可是在其中一個問題上,却掀起了不小的風波。報告書對教師的工作應用大量篇幅加以批評,說許多教師在教學上不大負責,往往是怠惰和疏忽。據調查結果,這是因為他們有的忙着課外的工作,有的在上課期間準備考試,甚至是參加太多的社會工作,熱心政治活動,做保險公司的代理人……。從報告書的結論看來,馬來教育推行的失敗,教師幾乎成了罪魁,他們需要負起大部份的責任。對於這一點,許多教師表示了極大的反感。全國教師理事會秘書泰哇氏說:「這是教育局的錯過。一向來當局只是在口頭上侃侃而談著要提高馬來教育的地位,但是對教師提供更加好的教學條件的這種努力上,他們做了一些什麼?」他說:「只要馬來教育制度不加調整,空喊在1967年使馬來語成為國語和官方語文是沒有用的。」馬來教師會主席阿布·卡森也說:「只要提供給我們和英校一樣的條件,我們也能做得好的」。該會的各地負責人也紛紛表示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我們認為站在神聖的教育事業崗位上,作為一個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對於學生們成績的好壞是要負相當的責任,可是這種主觀上的努力一部份也要受客觀存在的困難牽制。就以目前馬來小學來說,環境不良,教科書不完備,待遇太低等,這些都會使教學效果不好。有很多教

師即使有心再求深造,又限於師訓制度的不足,當然教學法和知識水平就容易阻滯不前,難道這也是偷懶和大意的結果嗎?難道這樣的責任應單方面由他們負起嗎?這顯然是謬誤武斷的。

報告書對於教師的指責,我們認為主要的目的是掩蓋當局錯誤,企圖將責任推卸在教師身上,隱蔽問題的本質,轉移人們的視線。教育當局在第二天作了迅速的反應,要對教師採取紀律行動,其用意更是昭然若揭。這種做法暴露當局極其缺乏誠意來改革現存的缺陷,不敢正視問題。

### 雷聲大,雨點小

由於外來勢力統治的結果,我國馬來語文的發展至今仍然處在低落、幼稚的階段,雖然政府宣佈了要在1967年正式確定馬來語為國語,不過鑑於在現階段馬來文在生活應用上(不僅限於普通的交談而已),在政府部門的使用中以及作為學術研究的媒介語來說,都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大力發展馬來語,使之成為我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共用語文是十分必要的。五年來,發展馬來語文的口號喊得十分響亮,然而成績如何,明眼人皆一目了然。提高馬來語文的水準地位的工作為什麼會做得這麼不合理想,其進展為什麼這樣遲緩,歸結起來,這是方針的錯誤,方法的錯誤,更重要的是觀點的錯誤。大學論壇曾在1960年第十八期社論中寫道:「要發展國語,首先必須集中力量發展馬來民族的文教事業。因為馬來文化是我國文化的主要內容,馬來民族的教育,是發展國語的動力。」這是正確的方向,只有配合着國語教育的發展,才能改變國語現有的地位。馬來語獨立的當年,即有語文局的設立,出版月刊,研究馬來語文及文學問題。這原來是非常必要的和急需的,然而幾年來的事實證明:要發展馬來語文,單靠語文局的孤軍作戰,完全和我國文教團體,學術機關隔絕起來,這樣的工作自然容易陷於閉門造車的弊病。有人恬不知恥的誇耀語文局如何取得顯著的成績,工作又如何龐大。當然,花了大筆錢,一點成績也沒有是交代不過去,問題是這種成績對發展語文事業是否有利。據報告書指出,馬來小學的教科書多不能符合當前的要求,內容與程度不能循序漸進,這樣的情況已存在為期數年之久,未知我國的「飽學之士」是熱視無睹,不屑一為呢,還是學問有限,力不從心?報告書又說:許多教師無法用馬來語教授工藝知識的科目。語文局出版的刊物,每一期都附有許多詞彙,其中大多數是來自英語的科學的字眼,這些詞彙為什麼不能在教學實踐中加以應用呢!顯然是閉門造車的又一例証。值得注意的,發展國語的重要方向是廣和深,以平面來看,應該激勵起全民學習國語的熱潮,盡速取代英語在國家機構中的使用;以剖面來看,應該放手讓我國許多學問淵博的馬來知識份子去進行研

究與創造工作,使馬來語在文化事業中能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不是信賴一批英化的知識份子和外來的所謂專家,不了解實際情況,不依據真正要求,一味生活和硬搬,這是絕對做不好的。我們覺得只有從以上兩個主要方向去努力,互相配合起來,對語文的前途才可樂觀。

馬來亞和亞非許多國家一樣,在戰後民族主義浪潮湧澎湃的沖擊下,獲得獨立。在語文教育問題上我們面臨了共同的問題,不過在解決和處理這問題時,各國却採用了不同的方式和途徑,以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為例,印尼在20世紀和荷蘭統治時期,印尼語文教育只具有一粗略的規模,但是今天的印尼語文教育却非常發達,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從小學到大學,從文學藝術到自然科學研究,印尼語文都是最主要的媒介;它排除了荷蘭語文的統治地位,却吸取其優點,揉合在印尼語當中。在印度方面,雖然有自己的國語,可是英語教育在印度教育中是具有重大影響,至今英語仍是官方語文之一。對於新興的馬來亞,這種鮮明對照的例子是值得我們深思,值得我們警惕的。

### 不要揚湯止沸

這次的調查委員會除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了解馬來教育現有的不良狀況以外,也同時提出了許多項建議,從主張廢除考試報名費三元到要求建立獨立的馬來中學大小不下數十項,就中如建獨立中學,出版教科書等較為有建設性外,其餘的不是陷於錯誤的泥坑,就是流於過份瑣碎之弊,逐一加以討論是不可能的。不過總的看來,報告書的建議都不屬原則性的,這說明調查工作並未發掘出關鍵性的因素,未曾研究出其根源所在,這是報告書最大的缺點。

正如前述各項所提的,當前馬來教育界所存留缺陷,馬來學生水準低落,造成的有遠因,也有近因;有政策上的錯誤,也有執行上的錯誤。我們已指出,報告書的主要缺點就是主次不分,甚至倒因為果,如果當局依據畫葫蘆,或者採取遮掩耳目的改良手法,則問題的癥結將無法解決。

年來,馬來教育界也發生一些事件,如曾經一度哄動一時的教師退出執政黨,最近連續的學潮等,這些都一再說明所存在的,已不是一兩個通過行政訓令就可解決的問題了。當局所要做的是,不是揚湯止沸,而是釜底抽薪,重新全盤檢討舊的教育政策,摒除一切種族主義的情緒,拋棄英語至上的偏見,擬定平等對待民族教育的政策,誠心悅意發展我國國語教育,發展各民族教育,這樣我國的教育事業才有光明的前途,也只有這樣才能培育出大批剛強的、卓越的國家棟樑!

## 助學金遲遲不發是何道理 本會再度發表聲明

一九六二年即將結束,然而南大同學四月間申請的助學金迄今仍毫無着落,這不得不使人相信政府的所謂「平等對待四種源流教育的政策」經已破產了。

本會主席聯同福利部主任等會於前日(廿七日)下午親至教育部請求會見教長,探詢有關事宜,並表達同學們的要求。抵達時,本會代表雖然僅見教長和次長,並且慶幸這次必能拜見教長本身,然而不知怎的,代表們竟被通知在外等候,約半點多鐘後,始得會見一位行政總助理秘書。這還不夠奇怪,更令人驚奇的是,教部對本會所提若干問題却以申請名額尚在政治部審核中,其手續繁雜為藉口而不能給予圓滿的答覆。本會對於教育部的這種把政治介入教育問題的處理態度表示強烈抗議。我們認為這次政府對待助學金的態度,不但影響申請者安心學習,且更進一步暴露了政府對南大的傳統性偏見,及其歧視民族教育的真面目。

在此我們願把本會處理有關助學金事宜的經過敘述如下,以使社會人士知曉其情形。

自四月起本會就密切關注同學申請助學金的事,我們數次通電並於八月間兩度呈函教部提詢遴選情況,可是都不得要領,在數次催迫下政府遲遲始於九月中旬正式成立遴選委員會,十月二日至六日召見申請同學,據悉,十月下旬委員會已完成審核工作,然而,申請同學一天,兩天,一月,兩月,仍然不見政府把委員會的結果公佈,在這期間本會又兩度呈函詢問其故,可是有如石沉大海,再通電提詢,却獲知教長已閱過本會函件,不過「沒有反應」。同學們在這種完全沒有回音的情況底下,已是焦慮加劇,如果政府是有誠心的話,難道不能理解嗎?前日,本會代表親赴教部,又得到一個「政治部審核」的答案,想想看,這種處心又是如何呢?

我們要再次重申我們合理的要求:

(一)政府應儘速發出一九六二年度助學金。

(二)政府應真正執行其「平等對待四種源流教育」的政策,不要把政治手段帶進教育問題來。

最後,我們呼籲所有申請同學冷靜等待,本會將會繼續向政府據理力爭,同時,我們也祈望,所有同學及社會人士密切關懷此事之發展。

(六二、十二、廿八)



# 新生縮減與教育政策

·李德申·

民族教育問題是殖民主義制度下一項尖銳的問題，在殖民地教育政策下，民族教育得不到公平的對待。行動黨政府執政後在此所謂「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政策」之諾言下，各民族滿以為會有良好的發展民族教育的機會，再不會遭受到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欺凌扼制，因為人民總覺得人民政府該不會替殖民主義者代勞推行民族壓迫政策，實行反民族之教育政策，實行扶助英文教育消滅華、巫、印教育的政策；但是三年來所謂「平等對待四大源

流教育政策」實施的結果，却是民族教育連起碼的公平待遇都沒有，反而遭受一連串的內部的巨大的瓦解力量在侵蝕。諸如最近華校新生人數驟減便是個明証。

### 新生縮減是殖民地教育政策的結果

關於統一新生登記——所謂統一新生登記即是凡適齡生必須先行登記所欲就讀之學校，登記是「非」強迫性的。但是我們從統一新生登記實施三年來的統計數字中可以發現令人驚駭的現象。統計列表如下：

1960年登記之 1961年新生	1961年登記之 1962年新生	1962年登記之 1963年新生
英校 25398	30650	?
華校 20549	20174	?
巫校 4803	4369	?
印校 150	161	?

從統計列表中，我們可以看出1961年新生中華校新生比英校新生少約5千人，而華、巫、印三民族學校新生總人數比英校多一些；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的新生人數；華校新生比英校新生更少達一萬餘名，只一年間英校新生人數比華校新生人數增加一倍餘，實際數目中華校新生是形成遞減現象，而英校則是遞增現象；而華、巫、印三民族學校新生總人數比英校少。

其中巫文學校在政府大力推廣國語，實行扶助國語語中，越扶越不行；人數由1961年之4803人減至1962年之4369人；印文學校1961年度與1962年度新生比較是略為增加，但這並不能說明印文學校得到好的照顧。

今年登記之明年度新生，至今尚未公佈報端，未知何故？然據可靠之內幕消息登記之明年新生人數華校將更遞減為約19000人，而英校越顯著增至36000人，英校新生比華校新生在明年將多至達17000人，這種驚人數字，正象徵着華文教育的受摧殘與危機！這或就是行動黨不敢公開數字的原故吧！

為什麼會造成今天華校人數漸見縮減？這是由政策制定者所使然的。就讓我們看看行動黨之所謂平等對待民族教育真是掛羊頭賣狗肉呢？還是掛羊頭賣狗肉，貽害四方？讓我們從行動黨的政策裏去找尋答案吧！

### 行動黨教育政策的本質

什麼是行動黨的教育政策？新加坡自治邦首任元首顧德爵士在七月一日立法議會上宣讀的施政方針演詞中為我們揭示了這個答案：「政府的教育計劃，是根據三項主要原則。第一，接受新加坡立法議院一九五五年各政黨華文教育報告書……。第二接受馬來語為國語……。第三，修正現有課程……。」教育部長楊玉麟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七日第一

屆立法議會開幕時也同樣的再度指出新教育政策的三個原則。楊部長的解釋接受一九五五年立法各政黨華文教育報告書的理由是因為這份報告書主張華、巫、印、英四種教育源流獲得平等的待遇。符合於政府的「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原則。

翻開楊部長在就任以前代表行動黨在湯申群衆大會上宣讀的政策演詞「我國青春的泉源——人民行動黨的教育政策」一文，細讀之下，將發現行動黨的教育政策底靈感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文中寫道：「……目前華校、巫校和印校，都是帶着種族性的，所以它們都互相孤立起來，不相聞問。現在，只有在英校，我們三個種族的兒女才有可能在同一個教室裏研讀，在同一個操場裏遊戲，並且，到頭來能夠接受同樣的一種人生的價值。」這種對民族學校認識為種族性學校的見解和對英校的崇頌在過去殖民地教育政策、報告書、法令裡是屢見不鮮的。讓我們引述馬來亞聯邦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討論拜恩與方吳兩報告書後所發表之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報告書『(25)……但我們認為英校(其班級係不分種別者)在整個而言，已曾並正成功地促進馬來亞的遠景，而我們相信我們所建設的合適的國民學校將擴大並加速此種程序。』這兩段文字說明的只是英校(國民學校)將代替一切其他民族語文學校。它更把一路來由于殖民地教育迫害民族教育下的結果：華校及其他民族學校人數遞減的現象說成是「……家長願意把他們的兒女送到英校去受教育。」公開的替殖民地的壓迫政策辯護，文中更是讚賞55年各黨派教育報告書，說是「……我們必須採取積極的步驟，以達到這個目的。」

一九五八年人民行動黨的週年紀念特刊裡一位署名「一位馬

來亞籍的人民行動黨發起人」所寫的「教育政策問題的國家路線」一文中在談到國家教育政策時聲言贊成一九五六年聯邦教育委員會報告書」並且談到「……為了實現我們的願望，最重要的是對星洲的整個教育政策加以檢討，使它跟聯邦的教育政策上的各種原則相符。」誰都知道，聯邦現行教育法令，是沿襲殖民地壓迫民族教育崇尚英文教育的，對華校實行改制政策，實施所謂國民型中學。而所謂國民型中學其實就是拜恩報告書中所提建的國民學校(即英校)。這怎麼能符合平等政策的願望呢？

從上面的談述中，基本上可以總結出行動黨教育政策的藍本：即是：(一)跟着聯邦走，往殖民地的教育政策裡去尋找靈感。(二)跟着各黨派教育報告書走，去嗅尋那經已被人們所唾棄的殖民地惡臭。(三)緊緊的抱着殖民主義，這具行將就木的活屍，替殖民主義者繼續推行未完成之理想：「十年教育計劃」

年份	學生人數	年份	學生人數	年份	學生人數
1929	14,531	1934	16,693	1939	30,185
1930	14,642	1935	18,610	1940	34,947
1931	12,326	1936	21,821	1941	37,500
1932	13,315	1937	24,091		
1933	14,231	1938	28,411		

當中除1931年因馬來亞被不景氣所侵襲，經濟發生恐慌，所以華文學校受到相當的影響，不少遭受停辦的命運外，一路來都保持直線上升，人數從未縮減過，當時華校人數是大大地超過英

年份	英巫學童人數	補充人數	合計	方言學校學童
1950	—	—	42,000	72,000
1951	42,000	11,500	67,000	65,000
1952	53,500	13,500	82,500	58,000
1953	67,000	15,500	99,500	51,000
1954	82,000	17,000	117,000	44,000
1955	99,000	12,500	117,000	37,000
1956	117,000	5,500	122,500	30,000
1957	122,500	4,000	126,500	25,000
1958	126,500	1,900	128,400	25,000
1959	—	—	128,400	25,000
1960	—	—	128,400	25,000

\*所謂英、巫校，其實就是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國民學校。

計劃中英巫校直線躍進上升(英巫校最後變為國民學校就是英校)，而華校一直下降到25,000人即計劃書中所說：「……結果至少尚有25,000名學童仍存留於英文學校範圍以外……」

英殖民主義者一路來就計劃不斷減少華校學生人數，增加英校學生人數，這種計劃和政策，一直公開的或隱蔽的在1950年以後的一切法令、政策、報告書中重覆出現，並通過不斷的公開壓迫，津貼利誘，欺騙等等措施，企圖消滅華校；建立英校統治一

切，這個計劃實行的如何？我們且看看下面的統計數值：

「五年補充教育計劃」，消滅民族教育。

### 十年教育計劃中對華校的陰謀

殖民地教育政策，一路來就是要消滅華文教育，從久遠的1920年實施學校註冊法令，迫害教師、封閉學校開始，40年來從未間斷過，從不放棄消滅華文教育的政策，從「十年教育計劃」和「五年補充計劃」裡我們就會非常清楚今天華校所面臨的新生縮減到底是什麼原因。

1947年通過的十年教育計劃和1950年的五年補充教育計劃中，殖民統治者毫無掩飾的要消滅一切的英文以外的民族教育計劃書中寫道：「……因此，方言學校中就學人數日見減少。政府所設之馬來學校亦將逐漸成為英校……」

由於長久以來華校在籍人數一路直線上升(見下表)：

；英校人數之增加在比例上與華校人數幾乎相等。甚至經已超越華校，見下表：

	1955年	1953年	1960年
英	111,920	142,450	163,486
華	108,490	129,155	140,261

由此可見，削減華校生數，增加英校人數，正是殖民統治者的一貫目標和手法。這個政策，目前正由民主非共社會主義的行動黨政府繼續執行着。

### 各政黨教育報告書又是怎樣？

要分析行動黨的教育政策，55年各黨派教育報告書是不可以不知的，為了方便大家了解行動黨的政策，我們詳細的來談談55年教育報告書。

立法議院各黨派調查委員會由九人組成(周瑞祺、林有福、裕末、林泉和、黃富南、吳忠良、林子勤、李光耀、M·P·D奈爾)就是這個委員會所提呈的報告書成為行動黨新教育政策「平等對待各源流教育政策」的聖經。

這份報告書草擬之前，許多團體政黨，個人紛紛提意見，呈備忘錄，一時空氣顯為熱烈。1955年6月26日就人民行動黨常年會員大會也通過了這樣的議案：要求政府制定一種國民教育政策，以代替目前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新教育政策得承認如下原則：(甲)馬來亞的每一民族，有權發展其本身之語言及文化。(乙)以平等待遇資助華巫印及英文教育。(丙)改進與加強馬來教育。(提議者：蒂凡那)

當日蒂凡那致詞稱之「……一個國家的政治統一，並非一定需要語言之統一，各民族語文之平行發展對政治統一並無絲毫阻礙，因為各民族在政治上有一共同目標，就是爭取獨立，而且有一共同敵人殖民主義」云。這是歷史上寫下的，當時行動黨和蒂凡那對教育看法。(試想想今天又如何?)

為了華文教育的前途當時中華總商會召開了著名的六六僑團大會(出席團體達五百餘間)通過華文教育「五大原則」並呈函委員會。各民間團體都提意見希望有一個好的教育政策出現。但是當報告書公佈後，立即引起各界之憤慨，紛紛譴責。

報告書中對於華文教育界反

切，這個計劃實行的如何？我們且看看下面的統計數值：

年份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英校	38,251	42,908	49,521	54,545	63,086	70,801	85,326
華校	65,371	73,500	74,053	75,974	74,104	79,830	85,437

由這個統計數字中我們不難發現兩個趨勢：

在1950年的時候在籍學童十三人中有七人是在英校肄業，只有五人在英校肄業，一人在巫校和印校肄業，而以後呢？十年教育計劃和五年教育計劃開始見效

對1950年第16號學校註冊法令(此法令會被引用作為封閉華僑中學與南洋女中之根據並作為封閉中正小學，華僑中學之根據)之見解為：『(2C)政府之管制乃根據1950年第16號學校註冊法令而執行，吾人發覺這種管制受到嚴

## (續) 新生縮減與教育政策

重之反對，即對教育部發生過量之反感，而其根據之理由亦屬錯誤者。……」

對於英文，報告書寫到：『(31)然而何種語文應在新加坡獲得鼓勵並在學校中強制推行乎？……「最廣泛應用之語文」(引用聯合國文教機構語)英文必然繼續成爲此種語文……』。『(61)吾人提議與其將華校英文科規定爲每週幾節或幾點鐘(由小學起而初中而高中逐漸增加)不如儘可能聘用英語教師以英語及華語爲教學媒介而教授英語以外之科目，依吾人所知，若干科目不致因用其他教學媒介而有損及中華文化之特質者爲算術(或者整個數學)，衛生、自然、歷史、地理與公民……』『(92)第二步之最急切工作，乃爲容納華校，其他方言學校與英校於一爐之高等教育，使華校所得之機會能與英校相等……』『(11)此種學校或可稱爲方言學校，應加授額外英文科，俾其學生有充分學力可上英語課或母語課，此科課目，或當爲原有教育之速成科，或作進入新加坡工藝學院之預備科，因工藝學院之英文程度諒必較高也。』

這些徹頭徹尾崇頌與發揚大英教育的主張和見解，從頭至尾充滿整份報告書，這就是爲行動黨人一致捧爲聖經看待的報告書；行動黨人且經已融會貫通於其教育政策中(見「我國青春的源泉」)。並且更付諸行動諸如小學會考制、中學改制、初級中學會考，理化用英文本(高級中學全實行)。但是，在「行動報」第24期(1959年1月8日)「語文政策和工作方針」(這篇文章被當爲行動黨的語文政策路線的代表文章)中。却記載着這樣的文字：『……調查英文教育目前在我國應有工作方面所佔的不合理比重。糾正英文在各民族語文學校中所佔據的畸形特殊的地位。這些不合理的，畸形的現象，都是殖民統治時代遺留下來的。它們既與馬來亞的政治發展不相稱，也與國家民族的需要不適合，這些現象一方面影響了國語的發展和提高，另一方面又影響了民族語文學校學生對國語的充分學習』如此看來行動黨的教育政策與其語文政策不是互相矛盾嗎？其實一點也不奇怪，這正是機會主義者的嘴臉。這就是爲什麼行動黨口口聲聲喊「平等對待四大教育源流」而實質上却大行壓迫民族教育的勾當，實行不合理中學改制，不給南大分文的資助，誣毀華校學生，打擊與限制南大學術研究的自由。

總的來說，各政黨報告書曲解事實，替殖民地教育法令辯護，充分強調英文教育在未來的社會中存有最大的價值。

陳六使先生對此報告書有下列的評語：『……依照我的看法，此次各黨派派人調查華文教育委員會所提出之報告書內容，實

質上乃廣續殖民地教育政策精神，換湯不換藥，其表面上，堂皇動聽，事實乃一種歧視華文教育新的方法……』

『……較後，民選政府成立(按指馬紹爾政府)又口口聲聲表示平等對待各民族教育，但至今新政府執政已十月，華校絲毫實惠優未沾及，……』

如果把陳六使先生這一段話中的十月改爲三年，然後轉送給當今之自治政府，自治政府將是受之無愧。

當時華校英文教師公會曾批評曰：『……無精神，無生命之報告書』『……以其現存之內容言，實爲殖民主義之故作拘謹之文書，全無意識理解華文教育及其文化……』

華文教育委員會的批評：認爲該報告書完全不符合「六六僑團大會」之「五大原則」。

莊奎章對該報告書提出三點重要批評：——(1)它歪曲了華校的一般事實。(2)它盡力爲殖民地教育粉飾。(3)它雖弄出了許多花樣，但實質上是爲殖民地教育政策的延續。

從行動黨的教育理論與政策中我們完全可以肯定所謂「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根本就是只有名目而無實際的精神，內容與實質是掛羊頭賣狗肉的。讓我們再從行動黨政府實際推行教育政策中看行動黨是如何的在「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政策」的藉口下，進行消滅華文教育的行徑。替殖民地推行「十年教育計劃」和「五年補充計劃」。

### 行動黨的教育理論底實地

(1)實行中學改制，強硬將華文中學從三制改爲四二制，並於改制期間，貫徹其「英化」方針，以英文課本代替華文課本，強行使用。破壞華文教育之優良體系，剝奪華校學生受教育機會，使華校學生人數更形銳減。中學改制是繼續林有福政府未竟之志。改制過程中，行動黨根本就無意要辦高級中學班，只企圖在華校的中等階段加以腰斬。改制後高級中學的課程草率擬定，使高級中學根本沒有課本，學習是在紊亂當中進行；而在高級中學的理科班級更是彈透，在課本方面採取深澀的英文課本；由於高級中學之毫無準備開辦，以及開辦後在課程上之英化。目的是在於使華校學生對於升學失去信心，而達到政府之逐漸的消滅華校的陰謀。這種漸進的對華校摧殘，使華校「英校化」的政策，是殖民地老花腔，本來是沒有什麼新鮮的，我們打開拜恩報告書中所充滿的英化政策正是行動黨政府目前施行的字句。拜恩報告書主張廢除所有各民族方言學校而代之以祇教授馬來文和英文的國立學校。目前行動黨正是採取一系列步驟來替殖民地者代辦；行動黨的教育政策理論中的教育目的看起來甚漂亮，然而事實上和拜恩報告書是同一個模楮。

拜恩報告書中寫道：「……倘各民族自行設立其方言初等學校，政府馬來亞化之教育政策，將告失敗。」在高級中學實行全盤英化政策亦見諸於各政黨報告書中，至於實行初級中學會考制，這種老政策的重新使用，只能覺得行動黨政策的更形殖民化。總而言之中學改制的結果帶來的是層出不窮的弊病，使華校優良體系受到摧殘，是使華校學生人數日益低落的一個因素。

(2)實施小學會考制度，小學離校會考制是由林有福政府所擬訂，而由行動黨政府加以推行，這一推行的結果，華校教學水平受到極度的降低，學生們忙於準備會考，只知背誦，教師們也辛苦至極。要嚴重的小學會考是一種競賽淘汰制，在會考的競爭下，華校中學的學生來源便大大的減少了。從小學會考實施以來，每年會考及格巴仙率是57%左右。大量的學生遭受淘汰，失去進入正規中學就讀的機會。小學離校會考的弊端是衆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在殖民地者看來正是打擊華校長成，從量方面來瓦解華校的好辦法。

談了行動黨政府對小學對中學的政策，讓我們再看看它如何對待高等教育。

(3)現政府對待南洋大學的政策。這一座最高的民族教育堡壘，經過了長時間的籌備策劃於排除萬難艱難屹立起來，從南大的開始策辦到今天，經歷了無數風濤，絲毫沒有得到政府的協助，反而吹之以狂風，這艘民族教育的艱船在風雨中頑強的向前邁進。行動黨並沒有履行其在南大首届畢業典禮上，教長楊玉麟所許下的諾言。當時楊教長說：「……它(按指南大)將得到與馬來亞大學(按即今新加坡大學)相同的津貼，將不再是零星星地，而是數以萬計的津貼……」可是鮮明的事實使我們對這種「平等政策」毫無期望。不要說數以萬計的津貼，就是零零星星的津貼南大從沒有得過。而得到的是：「南大沒有學術水準」「南大是沙文大學」……等等，極盡誣毀的罪名。對於南大學位沒有給予肯定的承認，對於南大理事會的成立始終抱着敵視的態度，對於助學金(這是政府給南大同學的個別資助)，往往經過同學們的再三催促，始甘於撥發，讓我們指出一個事實，政府資助南大同學們1962年度助學金，新申請者申請了近一年，音訊全無，連受助的名單都未公佈。

無論如何，政府對南大問題，是缺乏善良的心意，南大同學長久以來對所謂「平等教育政策」實在提不出興趣，因爲他們的感受太深了！

(4)政府對待華校學生的出路問題，華校學生在過去從來沒有受過好款待，華校畢業生所遭運的迫害，在今天更爲嚴重。自行動黨上台以後，成立所謂公務委員會，對於華校畢業生，殘

加迫害，無數優秀的中學畢業生，南大畢業生在公務委員會的拒絕下職業無着落。

南大畢業生在就業方面所遭受的欺凌更是無法盡述，公務委員會的審問，教育部(或許應是政治部)的拷問，重重阻礙，使南大優秀的同學承受無盡壓力，同樣的許多中學畢業生亦遭受同樣的苦楚，另外，一路來政府對於英校生的厚待，華校生一向無法在職業上得到政府的照顧，使華校畢業生出路窄小，面臨失業的華校畢業生比起英校不知要多上幾倍。

(5)師資訓練問題，受訓制度的流弊，始終不受政府的改善，受訓教師來往家庭、學校、學院還要編寫教案，準備測驗，繳交作業，設制教具，整理筆記，怎能還有時間作教學準備，深入學生達到教學良好效果呢？加上教師往往有被政府調職和辭退的可能，使他們無法安心於職，往往在提心吊胆下進行教育下一代的工作。故受訓教師的苦無言處是令我們深深同情的。

總的來說，從小學到大學，從職業到升學，從學生到教師，在整個華校體系中沒有一項是不遭受歧視的，沒有一項不是遭受到所謂「平等待遇」的滋味的。

### 現政府沿用一九五七年舊教育法令與條例迫害華校

從一九五八年以來，由於接受五七年津貼條例以後，學校的發展必須面對許多困難，特別是校舍的擴建和修築；擴建校舍首先面對的是經費的困難，其次是土地問題，經費(建築費等)董事部必須自己籌足一半，而土地地契必須是永久性質的，否則連另一半費用政府亦不會負擔，如此一來華校的發展就受到了法令的約束。

顯著成問題的是鄉村區的華校，由於建設已久，簡陋不堪，要修理擴建受法令限制難如登天，因爲鄉村區學校原有地面已被完全利用，要覓一塊永久地契的土地並不是輕而易舉的。而且，鄉村地區土地契約大多屬於「臨時地契」所以這種法令的限制大大的約束了鄉村華校的發展。鄉村華文小學在行動黨的平等政策下不但得不到絲毫的善意照顧，反之，只見一座座堂皇而英化的英校在鄉村區興建起來。在這里我們覺得有必要引述六一一年十月六日住聯總務方明武先生應南大社會科學研究會之邀所發表「關於本邦鄉村經濟與教育問題」演講詞中之一段：『有這麼一間華校，一百多位家長帶他們的子女來報名，校長說：位子滿了，學校連1954年出生的兒童都收不完，一百多名1955年出生的，更沒有辦法收，如果家長們願意的話，學校可以介紹那些孩子們到附近英校去報名，那里正有七個課室空着。但是家長們沒有一個願意帶孩子到英校去，他們都說：我們寧願孩子等到後年才

來讀。

後來，有人問校長：既然要讀書的人那麼多，爲什麼華校不要擴展呢？校長回答說：政府規定學校要增建校舍，必須擁有一塊至少還有三十年以上地權的土地，才能獲得政府的一半津貼。同時，申請手續要經過教育局、土地局、測量局、衛生局等好幾個部門，常常是圖樣一改再改，辦手續至少都要花去一二年的時間。

也有這麼的一間華校，華校當局想利用戲台改爲課室，結果條件是：第一、戲台要用板壁隔開；校長說：這當然沒有問題。第二、窗戶要充足，戲台前要圍欄杆；校長說：這也沒有問題。第三、每25個學生要有一個廁所，同時要有洗手盆等設備。校長也答應了，眼看事情已成功一大半，誰知最後一個條件來了，是什麼呢？原來是要釘天花板。於是校長呆住了，戲台管理人不就是說過不能妨礙演戲嗎？就算忍痛花錢釘天花板，可是做戲時，却又要拆來拆去，這可不行，只好作罷，真是功敗垂成，叫人惋惜。』

從這一段敘述完全的說明了華文教育在教育法令與條例的束縛下，絲毫不能發展的事實，這些事實勝於任何的詭辯，使人完全明瞭「平等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 新計劃的實施又是怎樣？

在文化部長書向社會主義邁進一第四輯：「人民的計劃」一書中寫道：「小學學生人數將增加五萬七千一百五十人……我們必須建造76間學校……」

「全部新建學校將有76間，每年將建7間小學，7間後期小學，2間工藝學院和3間中等學校……」

這種籠統異常的教育計劃，並沒有說明什麼，76間學校，到底將會有幾間是華校？我們不敢寄予絲毫的希望。我們知道政府在執行教育政策時存有極大的對華校歧視，對華校冷漠，對英校大興建築；有兩個事實可以說明這點，第一是女皇鎮：在女皇鎮星鎮中，除了一間華文中學外，英校共有六間(一間中學、一間初級工藝學校、四間小學)而華文小學呢？一間也沒有，這說明什麼呢？女皇鎮的各民族同胞必須把子女送入唯一的去路——英校。第二是裕廊區：如果政府是真正要平等對待華文教育的話，那麼他對於經過千辛萬苦的調查結果反映人民真正慾望的需求，必須予以滿足，可是政府却没有。『一九六〇年新加坡武吉知馬區鄉村社會經濟調查報告書中』第三部建議第12項，興辦一間華文中學一節中羅列事實說明在裕廊區適當地點(如十二英里)增建一間華文中學，將是一項非常必要及迫切的措施，讓農子弟能有更多機會受中等教育；(下文轉入第八版)

# 風雨中的華文教育

·長虹·

從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到今天，一直在大聲叫喊「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口號，教育當局也通過了各種宣傳，希圖證明執政黨在教育事業上的確有實踐其諾言，並且有了「空前的建樹」。每一個腳踏實地的教育界人士都不會對這種宣傳感到興趣，每一個深切關懷民族教育的公衆人士，都注意到這樣的事實：華校小學明年入學新生人數比英校減少了約一萬七千名，而英校人數則大大增長；華文中學因改制而造成的紊亂，荒謬現狀沒有絲毫改善；南洋大學不能獲得政府應有的協助，且受百般阻撓；各民族學校的衰退引起了教員過剩問題；各民族學校的畢業生的出路全無保障……。這些鐵一般的事實擺在面前，執政當局即令有甚麼超凡魔術也掩蓋不了的，這就是人們為甚麼極其厭惡教育當局的宣傳的原因。

每一個正直的公衆人士，都密切關注造成民族教育衰退的現狀，都力求瞭解其根源，以便採取步驟來維護民族教育的生存與發展。

作為一名受華文教育的人，筆者願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及聽聞，提出有關華文教育問題的意見，希望能給關心民族教育的人們提供一點參考資料。

## 一、民族教育問題的實質

在殖民地社會中，民族教育問題實質上就是民族教育與殖民教育的矛盾而產生的問題，這是在研究殖民地社會教育問題不可忽視的法則，同時也是我們在維護民族教育的鬥爭中應有的基本認識。

為甚麼民族教育問題是表現為民族教育與殖民教育的對立呢？眾所周知，殖民主義者對於殖民地人民不僅進行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侵略與殘酷統治，同時還進行文化侵略，向殖民地人民灌輸奴隸思想，企圖使人民失去作一個自由人的願望，企圖使人民不願，不敢或不能起來反抗殖民統治。為此，在教育方面，他們力圖從一個人的童年開始，就培養奴化思想，崇拜宗主國的「文明」與「強大」，使他們從小就感到作一個殖民統治下臣民的「光榮自豪」；於此同時，還竭力使他們從小就蔑視自己的民族，感覺自己的民族如何如何不好，如何落後，愚笨，使他們耻於作自己民族的一員。於是，這就造成受殖民地奴化教育的青少年與自己的民族文化隔斷，不關心自己民族的命運的後果，於是，殖民統治者就妄想長期地統治殖民地人民，並且還可以利用那班腦子裏裝滿奴隸思想的人作為統治工具，一旦他們不能公開出來箝壓人民的反抗時，這時忠實的奴才就可以公開出面來做代理人，而殖民統治者又可以躲在幕後操縱這些傀儡。

事實不如統治者所希望的那麼美滿，當波瀾壯闊的民族運動發展起來時，許多有思想的智識青年也會拋棄奴化思想，被捲入鬥爭的洪流中去。然而，殖民統治者並不因此而放棄其奴化教育的，我們應當不忽視；也有不少智識青年尚深受奴化教育的影響，甘作殖民統治者的代理人，或不敢起來參加反殖鬥爭。這說明了奴化教育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它的影响是不容忽視的，殖民統治者從來就不自動放棄其支配權，也從來就不輕易放棄一項有利于它統治人民的工具，作為統治工具的重要一環的奴化教育事業，它必然竭盡所能來維持，使文化教育事業朝向對自己有利的方面發展。總之，只要殖民主義勢力存在一天，只要殖民主義者還圖謀掙扎，那麼，殖民教育就勢必被極力保存下來，藉以作為殖民主義者進行文化侵略的一個環節。

然而，在殖民統治下的人民並不甘受被奴役的生活，並不甘心情願地讓子女成爲一個民族的叛逆者，他們基于熱愛民族文化，維護民族尊嚴的願望，不遺餘力地發展民族教育，宣揚民族的健康文化，使下一代都成爲具有民族意識的有用青年。不管創辦各民族學校的人是商人或小有產者抑或其他階層的人民，總之，發展民族教育在客觀上是對於殖民教育不利的。發展民族教育和接受民族教育，這件事反映了人民大眾堅持民族意識的願望，表現了人民大眾維護民族尊嚴的意志，這對於以培養殖民統治工具為目標的殖民教育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障礙，都是一種打擊，如果民族教育能夠健全地發展，而且有效地啟發青年、少年的民族意識的話，對於反殖運動自然十分有利，對於殖民統治簡直就是一種嚴重威脅。這就是為甚麼殖民統治者始終一貫地實行敵視民族教育的政策的原因，這就是為甚麼殖民統治者始終不放棄摧殘民族教育的陰謀的原因。人民大眾為了維護民族教育的生存與發展，就必然地要與殖民統治者展開各種形式的鬥爭，就必然地要通過各種方式來打擊殖民教育和保衛民族教育。在星馬教育史上，每一頁都記載着這些大大小小的鬥爭事蹟。民族教育的歷史是一部與殖民統治者進行鬥爭的歷史。由此可見，受民族教育的人們對於殖民統治的切齒仇恨不是沒有原因，這原因並不在於受「某某勢力煽動」，「受某某勢力誤導」，而是在於殖民統治者實行敵視民族教育的政策。

當殖民統治者發現其壓制，摧殘民族教育的陰謀政策並不那麼順利，並不奏效，而民族教育依然如巨人一樣屹立在狂風暴雨中並且日益壯大時，他們是不是就放棄了扼殺民族教育的執念。

頭呢？不，他們見民族教育砍不掉，殺不死，就改用另一套辦法，那就是使民族教育「減量變質」。所謂「減量」，就是使民族學校的學生愈來愈少，使這些學校一間間因經濟或其他的人為的困難而關閉，使民族學校的教學活動受限制，降低民族教育的水平等等；所謂「變質」，就是使民族學校都逐漸地改變，改得越像英校的樣子就越好，如多用英校的課本，多採英校的教材，甚至整個制度就跟英校一模一樣。目前華文中學所實行的改制，就是最尖銳的表現。

本邦的教育現狀證明了殖民性教育並沒有根除，而且還有擴大的趨向。存在濃厚殖民教育色彩的英校如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而政府對於英語英文的崇尚風氣也沒有根本改變，都是有利的證明。事實擺在面前，誰也抹殺不了。然而，行動黨的官老爺却偏偏妄想抹殺事實，他們不斷地散播「殖民主義的威脅不復存在」的謬論，因此，他們認為殖民教育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已經沒有必要進行甚麼反殖民教育的鬥爭了，這種自欺欺人的空談，不過在替殖民教育塗粉抹脂，企圖模糊人們的視線，作為他們逼使人們放棄維護民族教育鬥爭的「理由」。

## 二、現政府的教育政策造成的嚴重後果

在舊殖民地政府及林有福傀儡政府當權的時期，實行了一連串公開摧殘民族教育的政策，如通過所謂「部份津貼」，「全部津貼」之類的假仁假義的計劃，

「一九五七年學校條例」與「一九五七年教育法令」等來壓制華校，並想進一步霸佔華校；再有藉口學生干預工潮而頒令中正，華中兩校停課等。這一系列的露骨的，強蠻專橫的措施，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懣。公開與人民為敵的舊政府終於在人民群眾的強大無比的壓力下倒台了。

一九五九年六月，隨着星洲步向「自治」，而標榜「平等對待華、巫、印、英四大源流教育」的人民行動黨上台了。當時，人民行動黨還沒有走向公開反叛人民的暗路，初期，在人民的支持下，還有一定的良好表現。

然而，在行動黨當中把持領導權的人，執行機會主義的路綫。他們最初標榜的「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不過是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以便上台罷了，他們對於執政教育的熱忱遠遠超過了對於發展民族教育的熱忱。執政以後，那班上層份子就以爲受華文教育的人是「靠不住」和「管不了」的，他們對於社會改革的要求是不斷地增長的，而行動黨中的機會主義份子却根本不願意進行徹底的社會改革，因此，他們對於發展華文教育顯得非常冷淡，而對於英文教育非常熱心。誠如有人作過的分析，行動黨希望將來不必依靠受華文教育的人支持而繼續把權，他們希望從受英文教育的人當中爭取群眾，而似繼續做官。

由於執政黨渴望於取得受英文教育的群眾的好感，他們就必然地實行了對英文教育有利的政策，儘可能地「唯業收籠」。在

去年所爆發的中學改制問題以及華文中學在去冬底的罷考鬥爭，是華文教育界不滿現政府教育政策的突出表現，執政者對於民意的壓制與漠視，甚至反認華校學生是「無事生非」，是受某某勢力利用，這都尖銳而徹底地暴露了現行教育政策之不得民心，暴露了現政府對於民族教育的生存發展置之不顧的無理態度，同時也暴露現政府「親殖民教育，仇民族教育」的本質。人們原以為華文教育會由於行動黨的上台而結束了以往的在狂風暴雨下生存的艱難時代，事實却令人失望，華文教育並沒有雨過天晴，舊的暴風雨結束了，經過一段短暫的和緩，新的暴風雨又來了。

讓我們來看看行動黨政府執政三年來到底有沒有平等對待四大源流的教育，華文教育在行動黨政府的手下變成了甚麼樣。

## (一) 華文大學方面

在華文的大學教育方面，當局對於唯一的華文大學實行歧視的政策，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局除了不給予南大應有的津貼之外，對於經過多番爭取而得的學生助學金也經常無故延遲，這對於南大學生的向學情緒有很大影響，也造成了經濟上的重大難題。因爲南大學生相當多家境貧窮，助學金是他們求學的重要經費來源。

其次，政府當局不斷地發出不負責的謬言，無理攻擊南大是受「不良的政治勢力」所支配，又說什麼南大學生中有太多「顛覆份子」，藉此壓制和限制大學生應有的言論、出版的自由，千方百計地剝奪華文大學中的學術自由。這種種橫蠻的措施和惡毒攻擊，正充分地暴露了當局對於南大的敵視，這惟有說明他們是不願看到華文教育向上向善發展的。

再者，當局經常地重覆着它的陳腔濫調，說南大的學術水平低，他們明知一間大學的水平不能一夜間就提高到國際水平或超國際水平，却偏偏要叫嚷什麼南大「水準低」。其實，許多國際知名的學者則與當局相反，他們驚訝地發現南大在短短的幾年間發展得那麼迅速，他們有理由相信南大的水準並不比一般大學的水準低。當局這些缺乏起碼常識與不顧事實的看法，除了說明當局對南大抱着傳統性偏見以外，難道說明當局非常愛護南大，非常渴望南大的水平提高嗎？當局如果真心誠意地愛護南大，爲什麼不給南大應有的津貼，不給南大學生謀求適當的出路呢？我們不得不痛心指出，南大上屆的許多畢業生，在目前找不到工作的還大有其人，而第四屆畢業生眼看就要跨出校門，他們當中還有相當多人就要面臨失業的威脅。這與當局不切實負責對南大的責任不無關係。

(本文轉入第七版)

## 本會動態

### 本會二代表飛赴印尼

本會代表周增禮與張耀星經于本月廿四日下午乘機飛赴椰加達。周、張二君此行目的乃與印尼全國學生聯合會（PPMI）商討有關如何履行本會與PPMI在本年五月間所簽訂的協約。該協約內容乃有關兩國交換學生以及兩地學生旅行、互相訪問、交換出版刊物等事宜。

PPMI副主席柯君曾于九月間來星，欲與本會商討上述問題，然因本邦政府不發入境准証，故不得要領而回。本會因此乃派周張二君往印接洽。

二代表將受印尼全國學聯招待，並參觀各大學、大都市及當地學生團體等。

### 為連清壽同學被捕致函東姑首相

經政系一年級同學連清壽，不幸于近日爲聯邦當局所捕，本會站在一貫維護同學利益的立場上，特致函首相，要求早日恢復連同學人身自由。該函全文如下：

「馬來亞聯邦政府東姑嗎都拉首相鑒：敬啓者，我們爲本校經濟政治系同學連清壽君于上週在國內安全法令下被拘留事，深受震驚！

查連君乃一品學業優之學生，在校深得師生愛戴，不幸于回抵渡假期間被拘留，作爲同學代表機構，我們深切關心連同學之學業及前途，謹此呈請鈞座，早日恢復連同學之人身自由。若貴邦政府確認爲其行動有違國家安全，則應早日在法庭公開提審，敬祈垂察，是所至禱。

南洋大學學生會  
主席吳盛才 謹啓

(本文接自第六版)

## (二) 在華文中學方面

華文中學經過當局漫無計劃的亂改制一通之後，出現了十分紊亂的局面，對於整個華文教育的發展產生了非常嚴重的惡果。我們知道，華文教育是由小、中、大學三個主要環節而構成的一個整體。在中學階段進行的改制，勢必影響了小學與大學教育。衆所周知，現行的華文中學改制，是完全按照英校學制來改的；即中等中學四年，畢業後等於英校九號班；高級中學兩年，等於英校的高級文憑班。英校的中等中學與高級文憑班都能分別與英文大學(星大)以及以英國語文為教學媒介的工藝學院相銜接，華校學生經過中四及高級中學後，要如何升學呢？有華文工藝學院可進嗎？這是當局根本沒有理睬的問題。當局沒有把華文中學與大學之間在改制後要如何相銜接的問題作妥善的解決，結果必然造成華文教育完整體系的混亂，這後果自然要由強行不合理改制的教育當局負全部的責任。目前，華文教育界對於這個問題，還沒有進行過認真地研究並提出確切的建議，這是不良好的現象。

改制在中學方面所造成的種種嚴重後果，在華文中學生「行委會」向教育部提呈的備忘錄里作了多方面的反映。從那份備忘錄當中，再結合最近各中學的一些情況，我們將發現到在中學方面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

第一，雙制實行之後，高級中學的文科與理科都鬧「課本荒」，這是教學活動上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學生沒有適當的課本，每天上課有如去聽學術演講一樣，最多作筆記，回家也沒有適當的，固定的書籍作為進修，這以教育原理來講，是很不正常的情況。這一來，華文中學的教學效能要面臨下降的危險。有一個情況是很值得注意的：今年在華文中學的高級中學當中，幾乎都實行了自動升級制，管不了學生的程度是多麼差，也讓他們升上高級中學二年級，一俟會考，將造成大量淘汰的嚴重現象。這種致使華文中學教育水平嚴重下降的情況，其根本原因自然不在學生，也不在教員，而在于教育當局的亂七八糟的改制計劃。只有這樣荒謬的改制計劃，才會出現上課沒有課本，自動升班後又在會考來個大淘汰的怪現象。這種改制看來是以新制代舊制，但是，由於沒有適合於新制課程標準的課本，許多學校都採用舊制課本，然後再按照政府頒佈的課程標準把舊制課本改頭換面，改換其程序，勉強地應付上課的需要。

誠如「中學生行委會」的備忘錄所反映的，由於理科程度過深，學生沒法接受，教員為了趕功課，也不得不勉強地教，這樣的教法，對於學生的吸取程度不加考慮，教學的效能自然是十分低的，而作為有責任感的教員，自知這種不幸現象，心中也有說不出的隱衷，敢怒而不敢言。

由於高級中學的理科沒有適當的華文課本，學校當局不得不採用適合課程標準的英文課本。(原來教育當局所頒佈的理科課程標準是完全適合於現有的英文課本而不適合於現有華文課本的，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學生們為了應付艱深的英文課本，不得不提高英文程度。學生們以有限的時間去應付學校各科功課，已經是十分吃力，現在還要用額外時間去進修英文，只得把花在母語母文方面的進修時間縮減，擠多些時間去提高英文程度，這樣一來，不是造成母語母文程度的降低而英文的程度大大提高嗎？這也是改制的一個嚴重後果。我們不反對學好英文，但是把應用在母語母文方面的時間削減而來片面地提高英文水平的話，這是不能同意的，然而，當局希圖使華文中學「減量變質」，就正在極力這樣做。

當局為了粉飾其亂七八糟的改制計劃，不斷地吹噓什麼「中四的程度比舊制高三還高」，還請了一些專家來助陣叫嚷，以資「證明」。讓我們觀察一下實際情況就知道那些大人先生的盲目叫嚷到底有什麼意義：中四年級的確用了舊制高中的課本，(如華文)，但是，並不是採用其全部，只是抽取其中若干篇來教而已，而舊制高中學生則是幾乎研讀了全部的課程。只讀了舊制課程的一部分，就說具有舊制的水平，這是什麼邏輯呢？這里，我們還沒有談到舊制高中學生的理解力與中四學生的差別呢！在各校高級中學的文科，採取的課文主要以舊制高一、高二為主，高級中學文科的程度充其量也只等於舊制高一或高二的程度，但是，當局却說中四的程度已經超過舊制高三的程度了。這是怎樣講的呢？按這說法，新制四年等於舊制六年，而新制的第五年才等於舊制的四、五年，這怎樣講得通呢？事實上，新制四年根本不能與舊制第六年等量齊觀。如果那些專家並非「不學無術」之徒，那就是存心要騙人！

改制計劃中的最荒唐的規定就是「凡欲參加高級中學會考，必先考取中四會考文憑」這項條文。許多中四學生由於中四學校考試及格而升入了高級中學，這說明了他具有進入高級中學接受教育的資質和條件，但是如果他在幾天的中四會考期間里得不到一張會考文憑的話，他就被剝奪了參加高級中學會考的應有權利，他就只許讀書兩年而不許參加考試。由於這種不合理規定以及高級中學的紊亂狀況，致使大量的高級中學學生喪失了求學的信心，他們異常煩悶，紛紛地退學，特別在理科班級，在各中學都發生嚴重的人數銳減現象。如在中正、育英等校，理科班級人數自年初開學至今，人數減少了一半，根據若干學校登記舊生的情形，可以看出明年高級中學二年級的學生人數又將大減。大家想想，長此下去，華文中學教育要怎樣發展？南大要丟去那里吸收新生？現狀如果不再謀求改善，中

學改制如果不重新提出通盤的檢討並加以補救的話，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今年來，當局在各中學加緊了對學生的箝制，剝奪了中學生應有的種種權利：如不許舉行敘別晚會，對於紀念特刊的出版百般為難，強令一些研究會停止活動(在某政府華文中學就有禁止戲劇會活動的事件)，不許學生放學後留在學校，又把深受同學擁戴，經自由選舉而當選的級長不具明理由地全部撤職，改由學校當局指派……這一系列的壓制學生的健康課外活動，剝奪學生應有的民主權利的措施，顯然不全出自校方的意旨，這是政府當局希圖扼殺學生運動，希圖熄滅華文中學生維護民族教育的鬥爭火焰所採取的步驟。

## (3) 華文小學方面

華文小學也由於現政府實行了不平等對待各民族教育源流的政策而面臨了重重的危機。由於政府對於華文小學採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根本沒有下決心去改善本邦各城鄉的華文小學的狀況，如校舍破陋失修，設備缺乏，經濟拮据等，政府並沒有切實地給予支助，甚至連過問一下也沒有，聽其自生自滅，這難道就是所謂愛護華文教育嗎？反看政府對於英校的發展則是那麼熱衷其事，英校小學分佈廣大，設備優良，堂皇的禮堂廣闊的草場總少不了，經濟又十分充裕，這些錢難道從天空掉下來的？難道不是從教育部支去的？這難道就是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嗎？

現政府的教育政策對於華文小學的不利影響還表現在小學會考與小學入學新生銳減這兩個問題上。

由於小學會考是決定小學生是否能升學的一個大關，不論教員、學生或家長都誠惶誠恐地應付。在沒有小學會考的時候，小學生的學習生活是按着正常的程序來進行的，他們一年讀一年的書，各學期的考試以及平時在校內的各種表現，都成為其升降級的合理準則，而小學生的畢業與否，是以其平時的表現再參照考試的成績來鑑定的，這顯然較全面，較合理。但是小學會考却與此相反，在短短的幾天內，要考六年的功課，而且決定他們的升學前途。為了應付浩如朝海的會考功課，六年級的課程幾乎都不得不變成會考的準備課，那年的學業幾乎成了只為會考而讀的東西，小學生們精神的嚴重負擔，心身的發展深受損害是可想而知的。為了要應付過小學會考這個鬼門關，許多小學生都全部停止或大大地減少了應有的課外活動，比如各種學藝比賽、體育活動或文娛活動都因為非會考科目而取消或削減。年幼的小學生沒有了這些健康課餘活動的劑調，逐漸形成了心理、生理的不健全發展，這種摧殘「我們青春源泉」(楊玉麟語)的心靈的事情與不合理的小學會考是分不開的。

談到明年華文小學新生人數的銳減，這不能不使我們感到問題的嚴重。明年，小學新生的減

少，這不僅是嚴重影響了小學教育的「量」，而且也影響了中學學生的來源。與此同時，教員的人數也不得不相應地減少，這樣一來，華文教師又面臨裁員，至於華校畢業生想當教員(這在從前是較可靠的出路)在將來也被堵塞了。中學人數的減少，對華文大學將造成學生來源短缺的嚴重問題，這是不能小看的。

目前，有關小學生人數銳減這個問題，已經提到華文教育界人士的議事日程上來了，所有愛護民族教育的人們都為此而焦憂不安，都在追究其根源並研討補救辦法。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指出，有一部份文教界人士還在裝聾作啞，假裝看不到這些嚴重事實，或者看到了也不敢出來講話，他們高喊「為了華文教育」的口號，暗地里又賣身投靠，俯首貼耳地聽命於人，眼見華文教育面臨重重危機而不顧，見大難而不勇往直前，見死而不救，這是應受公眾人士的同聲譴責的！為了民族教育的前途，為了對得起我們流盡血汗栽培華文教育的先輩，每一個正直的、有良知的人都不應該再保持緘默，現在，正是我們大家群起維護民族教育的時候，現在，正是我們起來為解除華文教育所面臨的重重危機而共同奮鬥的時候。

## 三、現政府的教育政策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行動黨政府利用其執政的地位，造成了華文教育面臨了許許多多嚴重的困難，出現了暫時的衰退現象，另一方面又大力地培植帶着濃厚殖民教育色彩的英校，使英校學生的數量大大超過華校學生的數量。當局可千萬別從此高枕無憂。要知道，廣大的人民並不是甘心情願地看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事業遭受壓制與摧殘的，當局這種不利於民族教育的措施所激起的民憤已在日益增長，如果當局依然一意孤行，不儘早改弦換轍，真正平等對待各民族教育的話，終有一天會造成激烈的、強大的反抗浪潮，宣判其腐朽的教育政策的死刑！

慣於逃避責任的行動黨政府，對於他們一手造成的民族教育的衰退現象自然也照例設法推脫責任。他們慣於玩弄「嫁禍於人」的伎倆，藉以「自潔其身」，現在，我們不是聽見那班老爺在說，什麼因為華校「大亂」，不安心讀書，愛鬧學潮，又說什麼家長們都「喜歡」英文教育而「不喜歡」華文教育，所以華校入學新生大減，看起來，政府根本沒有責任了，要怪只好怪學生和家長了。

讓我們看看事情到底是不是像他們所講的那樣：華文學生經常進行反對不合理的教育政策的行動，這難道是「無事生非」嗎？如果沒有實行那亂七八糟的改制，如果沒有那些不合理的條文，中學生會起來罷考、罷課嗎？如果當局是真正地、確切地實行了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政策，華文中學的一切教學情況都非常正常良好，民族教育得到充分的照顧，都向上向善地發展着，華校學生、華文教育界人士怎會說民族教育受到威脅呢？他們都是有良知、有理智、正直的人。再者，如果政府不歧視南大並給予南大公平合理的津貼與扶助，承認南大的學位，平等對待南大畢業生；如果華文中、小學都得到良好的照顧，都像英校一樣設備好、分佈廣、出路多的話，華族家長會把子弟帶往英校嗎？如果受民族教育也像受英文教育一樣出路廣，而且設備、交通方面都良好、便利的話，還有人叫子女去讀英校而不去受民族教育，這樣的人畢竟是佔絕少數。可見，問題的根源也不在家長，而在教育政策的不合理所造成。

問題是十分清楚的：要使華文教育的衰退現象根本地消除，要使華文教育健全地發展，惟有改革現行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與教育政策才行。現行的教育政策已經証實了它十分有利于英文教育而非常不利于民族教育，現行的教育政策是不能根本解決民族教育目前所存在的許多重大問題的，是不能使民族教育得到保障和發揚光大的。

## 編後小語

自從聯邦獲得獨立，星洲獲得自治以後，人民都抱着很高的期望，期望民族教育的危機將隨着政治上的進展而冰消雲散。然而，醜惡的現實到底撞毀了人們的美夢，越來越多人開始認識到，在我們的殖民勢力並沒有徹底的被肅清，相反的，殖民勢力還在作垂死的掙扎，並且幻想進一步壓制五邦的人民運動，延長其卑鄙無恥的剝削統治；因而，民族教育也就遭受了手段比前更毒辣也更狡猾的摧殘。

除非是出賣我國人民利益的喪心病狂者，誰也不忍目視民族教育這種悲慘的遭遇。因此我們才着手編輯這個專輯。由於論壇雜誌本月底就到期，又碰上印務館業務繁忙，無法多排，我們只好出八版。其中，「馬來語文教育何去何從」一文是論述聯邦馬來教育的悲慘處境，明確地指出：在殖民地教育政策下，任何民族教育必然受到殘酷的逼害，並非僅僅華文教育才受到陰毒的伐害。其他兩篇和南大畢業同學會的備忘錄揭露了在所謂「平等對待民族教育」震天價響的口號下，星洲的華文教育得到的對待是怎樣的「平等」！相信讀者們讀了之後，當會對我國民族教育的令人痛心而憤懣的處境有個明晰的概念。

至於這期出了之後，論壇幾時再會和讀者們見面，那就要看行動黨政府怎樣看待和處理「學術自由」了。

## 南大畢業生同學會

### 為華校新生人數減少問題呈中華總商會教育小組意見書

(本文接自第一版)

一九五九 三四四 一六三 四八六  
一九六〇 三七二 一八〇,二七五

為什麼英校會發展得這麼驚人呢？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〇年這個已經實施「平等對待各源流教育」政策的時期，英語教育的發展還是那麼銳不可當，而華文教育在這兩年間又為什麼學生人數只從一四〇,二三一增至一四七,四四八，學校間數却只從二八七間增至二八九間（僅僅多了兩間）呢？這些事實值得我們加以警惕，而政府也有需要從政策上來作一番檢討，改革。

除開了不徹底的「平等政策」導致華校的發展受限制之外，政府仍然保留運用那些殖民地時代的教育法令，教育條例，甚至於那些無微不至的措施，也都是促成華校困難重重，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政府既然宣示了要平等對待各源流教育的決心，為什麼不對那些旨在限制和壓抑民族教育的發展，並且也是和「平等政策」的精神截然相背的一九五七年教育法令，一九五七年學校條例和一九五七年津貼（補助學校）條例等等加以必要的檢討？這些旨在對付民族教育發展的無形枷鎖，難道不是應該由一個符合各民族教育平等原則的單一法令所代替，以便切實實踐平等政策的精神麼？如果這些惡名昭彰，臭氣多多的法令，條例繼續存在，要實行「平等政策」怎麼會有可能呢？而華校在這種「平等政策」未見徹底執行，又被重重的法令、條例所束縛，自然困難是一天比一天增加了。

為了動搖華校的根基，削弱和縮減華校的陣地，政府目前正採取一項令人注意的措施，那就是封閉和解散了許多鄉村華文小學，並且進行了實係取消註冊，而名則所謂「合併」的工作。在去年慘遭浩劫的介殼學校，其建校問題看來也正受到多方阻難，它到底會不會有如火中鳳凰的再生，倒是政府「平等政策」的又一考驗。但根據報載，介殼的建校問題似乎是夜長夢多，未可樂觀。這些不妥當的措施和對華校歧視的百態，根本也和「平等政策」不相調和的。

從具體的教育措施上，政府的所謂混合學校和新生登記辦法同樣也存在着許多令人關懷的地方。混合學校究竟是不是正如政府宣稱的所謂要混合各民族教育在一塊兒，打破各源流學生間「老死不相往來」的現象呢？從這政策的真正效果看來，混合學校中的英

語源流似乎佔着主導的地位，而各源流教育則成為可有可無的局面，在某些華英混合學校中，英文班級幾乎囊括了所有班級的總和，而華文班級則剩下寥寥幾班。再以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二日報載實利已華英混合小學為例，在所有班級總數的五十四班中，英文佔四十七班，華文只有七班。長此以往，混合學校的非英文班級不是自動宣告結束，恐怕也不免要被混合學校「混」了過去。

關於目前實施的統一招生辦法，實質上也是以英校所採行的辦法為藍本。這種統籌統辦的做法，定了許多紛繁的手續，不特引起了許多技術上的困難，造成華校學生人數減少，抑有進者，那就是由於制度上的限制，各校只能按額收生，不准多收，而家長們也只好望洋興嘆，到頭來，由這一制度的弊端所引致的後果，便是把華校原所不能容納的新生導入英語源流，減少華校新生的人數。

檢討了上述這些情況以後，我們充份地了解到：造成華校新生人數減少的原因根本不是學潮的影響，也完全沒有理由把這個後果的責任推給家長。真正的原因和關鍵的所在，不是別的，正是政府未能真正實踐各民族教育平等政策的錯誤態度所引起。關於政府仍然保留，並且運用那些殖民地時代的法令，條例，以及在教育措施上對華校的歧視和阻難，這些都不過是仍然沒有平等對待各民族教育的具體反映，絲毫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如果我們不是以訛傳訛，不是準備避重就輕的話，那麼這些關鍵的所在就不能不成為我們在探求華校新生人數為什麼會減少這個問題上所應考慮的重要部分。

### 三、補救的辦法

為了使民族教育能夠得到真正的發展。我們謹提出確實可行的長遠的治本方法，希望藉此以拋磚引玉，引起政府的重視及社會人士的支持。

(一) 政府應真正履行其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諾言：

民族教育受到長期的壓制及歧視，是有目共睹的，而政府的平等對待各民族教育的政策也是口惠而實不至，故只有政府徹底地改變其偏重英文教育的政策方能使各民族教育得以發展。

(二) 政府應廢除不合理的教育法令及學校條例：這些殖民地型的教育法令，學校條例，其目

的是在壓抑民族教育的發展，這是跟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政策格格不入的。

以上兩點，是以整個政策，整個制度來說的，這也是比較根本，比較長遠的問題。因此，我們要爭取上述兩點的實現，就必須本着過去一九五五年六六僑團大會的大無畏精神，據理力爭，不達目的，決不休止。

(三) 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協助各民族教育均衡發展：

(A) 積極興建華校，鼓勵民間辦學。  
(B) 放寬補助學校擴建校舍的種種限制。  
(C) 創辦華文工藝學院或在現有的工藝學院增設以華語為教學媒介的班級。

(D) 改善目前統一招生的辦法，合理地分配各源流學校新生學額，收容所有到華校登記的適齡生。

(E) 負起政府對南大應盡的責任，切實從各方面扶助南大。

上述種種大者，是政府最基本的責任，但幾年來，都沒有認真做到，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不久以前華文文化教育界曾經奔走呼籲過的願望，希望政府體察民意，及時補救。

(四) 我們也要求有關華文文教團體，報章雜誌，以及社會賢達，應大力鼓吹，促醒華族重視母語教育，使他們充分了解，維護母語教育，乃是每一族人的天職，而事實上聯合國亦明文規定各民族子女應有享受母語教育的權利。為了使我們的下一代及以後的子孫能受母語教育，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促使所有華族同胞，把他們的子女送入華校，接受華文教育。

### 四、結語

我們已經針對造成華校新生入學人數減少的根本原因以及錯誤的觀點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批判，並且對於如何挽救這項危機條陳了一些粗淺的看法，我們雖不敢說這些意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是，至少已經表達了我們對於民族教育的深切關懷。讓我們再一次地叮請 貴會教育小組諸公，一秉熱愛民族教育的熱忱，站在推廣民族教育的立場，通過科學的調查和研究，透過層層的表面現象，從問題的本質探尋出造成華校新生人數減少的真正原因，並且為民族教育今後的發展提出真知灼見，為民族教育邁開一條前進無阻的大道！

(續)

## 新生縮減與教育政策

(本文接自第五版)

因為整個裕廊區總共有 13 間華文小學，却沒有一間中學。可是建議之餘不見動靜，最近李總理下裕廊見鄉民，代表鄉村人民的三團體呈上意見書中亦有提及興辦一間華文中學事，始見教育部有點動靜，可謂托李總理陛下下鄉之福？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完全肯定的說，造成新生縮減的真正因素是殖民地教育政策的結果，讓我們再從華校、英校學生人數的比較來說明政策實施的結果華校學生一直在遞減而英校學生則不斷增加：——

1946年到1958年華校學生人數從46312增加到129155人，增加約為1.7倍，而同時期英校學生人數從23849人增加到142450人，增加約為5倍，本來華校生比英校生多的趨勢已經轉為英校生比華校生多。

依1960年教育報告書，我們可以看出從1958年到1960年年底華校學生人數從129155人增加到147448人，約增

加18293人；同時期英校生從142450人增加到180275，增加約為37825人，英校學生增加數值約為華校之2倍強，從這些數值當中，清楚的告訴我們由於不合理教育政策推行的結果，使一部份華校學生失去對升學的信心，一方面部份家長在這種長期不合理歧視下對華校失去信心，因為華校學生失業和受壓迫的鮮血凝成的事實使他們有了深深的感受，雖然他們極願意讓子女就讀華校，但是迫於出路問題，於是只好忍心作出錯誤的選擇。

### 新生統一登記中的偏袒

另外必須指出政府在處理新生登記時之偏袒與不公正的態度，政府在未行登記前經估計一九六二年新生總數將是五萬二千名，於是便預先不平等地分配各源流教育新生學額如下：——英校：二萬七千、華校：二萬、巫校：五千、印校：二百、（見一九六〇年七月九日教育部通告）

這種預見的不公平統計分配，正是受行動黨的教育政策所支配，所以說華校新生的遞減的原

因，就是教育政策對華校歧視和壓迫的結果。

另外必須指出的在執行登記新生政策中的一些欺蒙手段，讓我們看看一個事實：林厝港區只有三間華文小學，每一間課室異常擁擠，今年將近一百名學童登記欲就讀明年度華文小學一年級，但是卻沒有學位，反之在林厝港的亞瑪宮英校，尚有許多空餘的課室！這就是最鮮明的事實：為什麼華文學校每年新生日益遞減的說明。

### 新生縮減原因的謬論

有一種謬論認為，華校新生遞減的原因是因為華校太亂，罷考、罷課，總之華校學生缺乏紀律，這種謬論不是在今天才有，老早以前殖民主義者的這種陳詞爛調就充塞在各種法令、條例、報告書中；而最為明顯的是五五年各黨派教育報告書中對華校學生加以任意的誣蔑，由於華文教育受盡摧殘，始有華校學生之起來反對不合理措施，華校學生之敢於面對迫害挑戰的優良傳統精神，本應加以讚揚；而實際應受

嚴厲譴責者乃錯誤教育政策實行者本身，這種對華校學生之正義行動妄指為造成華校新生縮減之原因，不是眼光短視，只看現象不看本質，就是有意替殖民地教育政策之罪行辯護。

另外有些人拾出堂而皇哉的論調，說華校新生減少是因為家長們自願將子女送入英校中就學，這種有意地掩飾華人送其子女就讀英校，是由於實行民族壓迫政策的政府的政治與經濟手段所使然的事實的論調不只在今天出現，早在方吳報告書中就已武斷地說華校學生減少是因為「英語的實利價值」使「許多華人喜歡英校」。

我們必須揭穿這些謬論所包含的陰謀，必須加以嚴厲的駁斥，這種替殖民地粉飾太平的謬論正是殖民主義者的花招！

讓我們引述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報告書之一段來說明謬論的陰謀，「……到了就讀於方言學校的學生的家長相信當地的國民學校能供給一種較適合的教育時，馬來亞所有分別種族的方言

初級學校將完全不復存在」，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有人利用這個「家長自願選擇」作為原因為掩飾華校新生縮減的真正原因。

### 教育團體再不該緘默

令我們奇怪的是為什麼時至今日，仍不見一些教育團體對於目前華校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特別是對於新生縮減的危機，這種緘默態度對華校是只有不利的。

新生縮減的結果不但將造成大批華校小學教師的飯碗被打破！更為嚴重的是今後華校在這種情況發展下豈不是變成待宰之羔羊，這才是華校危機之真正所在！希望各有關教育團體不應對此嚴重問題保持緘默，應以華校前途為重提出意見。

最後，我們必須重申在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推使下，華文教育雖面對重重壓迫而面臨危機，然而只要我們團結一致，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富有優良傳統的華校將會在大家的堅強捍衛下，像暴風雨中屹立的松杵發出陣陣的震撼天地的松濤！